

陈梦雷《周易浅述》中的君德思想

唐明贵

(聊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在《周易浅述》中,陈梦雷从人君的个体修养、君臣道德、君民道德三个视角,通过对经文的创造性解读,对作为治世主体的人君的德性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和解读,不仅彰显了经典的经世致用价值,而且展现了他对为君之道和理想政治的构想,体现出了易学精神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陈梦雷;周易浅述;君德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4)05-0151-06

收稿日期:2024-07-25

作者简介:唐明贵(1971-),男,山东临清人,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陈梦雷(1651-1741),字则震,号省斋,清福州府侯官县(今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人。他幼承庭训,于经史子集多有涉猎,年仅二十即高中进士,“官翰林院编修”^①。后因返乡省亲时曾一度为耿精忠挟持做官,虽称病不就,但事后仍以“附逆”罪被捕入狱,按律当斩。狱中,梦雷作《抒哀赋》,陈述被诬之事。经刑部尚书徐乾学斡旋,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被“免戮发往关东”(《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二),入旗为奴。十六年后,“蒙恩赐,环召入禁,近侍诚亲王殿下辅导”(《松鹤山房诗文集序》)。雍正即位后,诚亲王胤祉获罪下狱。梦雷受株连,再次发遣戍边,客死戍所。遗有《松鹤山房诗文集》《闲止书堂集钞》《周易浅述》《盛京通志》《承德县志》《海城县志》《盖平县志》《天一道人集》等。其中《周易浅述》是其经学方面的代表作,富含丰富的君德思想。

一、君以德自修

儒家历来非常重视为君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如孔子就曾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篇》)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篇》)的思想,后学孟子、荀子进一步确定了为君者自身修德的表率作用:“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荀子·君道篇》)曾做过帝师的南宋大儒朱熹对此亦有深刻的认识:“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宋史·朱熹传》)突出了君心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性。由于《周易浅述》“多尊从朱熹”^②,故其中亦不乏对君主自身道德修养思想的关注。

在陈梦雷看来,为君者“得位而行,居上以治下也”^③;但“其德不足以为首,则其效不能以有终矣”^④。

①②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9页,第39页。

③④⑤陈梦雷:《周易浅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第44页,第214页。

因此，应当德位相称，“有德有位，乃为正当”^⑤，一方面，如果“有刚明之德，居崇高之位”，就会“得天之祐”^①；另一方面，如果能“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就会“万人乐得而见之”^②，民心归附；反之，“有位无德，有德无位，皆不足以观天下”^③，德位不配，就不会长治久安。由此出发，陈氏认为，为君者当加强自身修养。

首先，为君者必有恒德。在陈梦雷看来，“居上必有恒德，乃可有功”¹²⁷，这就是说，为君者欲建功立业，必须具有恒久不易的德行。唯其如此，才能做到“洁清自治，恭己无为。不待政教号令之行，而群下信而仰之，莫不整肃”^④。而恒德的修炼，一方面需要坚持修德，梦雷指出：“修德即常德行之义。”^⑤其中的“德行”即是道德修行，常德行就是坚持道德修行的意思。在他看来，虽然从宏观上而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与道，皆所以修身也”^⑥，但具体而言，一是要注意言行，在梦雷看来，“修身莫大于言行。言必有物，实而不虚。行必有恒，常而不变。则身修而家治矣”^⑦。视言行为修身的重要体现，要求言而不虚、行而有恒。二是对于不好的言行举止等要做到立知立改。梦雷指出：“修身之道无他，知不善而速改而已。”^⑧对于在上者而言，此举有助于“治世”。这就要求为君者要做到扬善去恶，“于恶之未著者遏绝之，使不复作。善之隐者显扬之，使乐于为”^⑨，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去恶归善”的良好氛围，借以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坚持修心。在陈梦雷看来，“德，得于心者也”^⑩，这就是说，去做有德行的事就能从中得到些东西充实你的内心，从而将“德”与“心”搭挂了起来。他进而指出，人君“有纯王之心，乃有纯王之化也”^⑪。而要修得“纯王之心”，就要做到心虚：“人心以虚而受，虚受则能感矣。若心之不虚，私意先入为主。”^⑫如果人能以无心的心态来待人接物，那么就能够与天地精神相感应。如果不能做到内心空明而无成见，那么就会掺入己意，就不可能有“纯王之心”。此乃心性修养的必要条件。

其次，为君者应克己窒欲。在陈梦雷看来，“人之德性本明也，物欲蔽之则昏，自强不息则昭矣”^⑬，如果想使被物欲蒙蔽的本明德性彰显，就必须做到自强不息——自我加压，发愤图强，永不停息。一是常怀戒惧之心。梦雷指出，作为人君，欲求国泰民安之局面，就要做到“终日乾乾，自始至终，无日不戒惧也。夕又惕若，自昼至夜，无时不戒惧也”^⑭，无论白天和黑夜，时时刻刻保持警戒恐惧之心。惟其如此，才能做到“虽处危地，而刚健得正，自修不息，有虽危无咎之象”^⑮，才能带领民众化险为夷。二是克去己之私欲。在陈氏看来，“人君位乎中正之天位，与天下相安于日用饮食之常”^⑯，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⑰，故“必正乃吉，非可宴酣无度也”^⑱。这就是说，作为人君，不能纵欲过度，而应做到“以义制欲”^⑲，“不牵于私欲，不惑于常变”^⑳，“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刚”^㉑，达到“心纯乎理，别无所累”^㉒的境界。此乃“自强不息”者必备之要求，“若间以一念之私则息矣”^㉓。如此一来，人君“居中得正，内无私心而外合天德”^㉔，能够“宪天出治，顺时而行”^㉕，“能致元亨之治也”^㉖。

再次，为君者要有改过之心。在梦雷看来，“迁善改过，使善日长而充裕也”^㉗，因此，为君者不仅要有悔过之心，而且应自觉地改过迁善。他指出，作为为君者，不应“责人以无过”，而应“望人改过”^㉘。在改过的过程中，要努力做到既能“惩忿”，又能“窒欲”，因为“忿之不惩，必至于迁怒。欲之不窒，必至于贰过”。他说：“忿易发难制，故曰惩。惩者，惩于今而戒于后也。欲之起甚微，故曰窒。窒者，遏绝之使不行，思礼义以胜之也。”^㉙突出强调了礼义在窒欲中的作用。具体而言，梦雷希望为君者“观山之象以惩忿，盖忿之来，气涌如山，况多忿如少男乎，故惩忿当如摧山。观泽之象以窒欲，盖欲之溺，浸淫如泽，况多欲如少女乎，故窒欲当如防泽”^㉚，用“摧山”“防泽”之策略来对付“忿”和“欲”。与此同时，改过迁善应当迅速而为，“迁善当如风之速，改过当如雷之猛”¹⁵⁷，“惟速则善而无咎矣”¹⁵⁴。这是因为，“雷与风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陈梦雷：《周易浅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66页，第4页，第86页，第86页，第147页，第100页，第141页，第100页，第64页，第13页，第136页，第页，第页，第3页，第3页，第33页，第33页，第33页，第130页，第20页，第6页，第244页，第6页，第61页，第64页，第64页，第258页，第页，第153页，第153页。

有交相助益之势，速于迁善则过当益寡，决于改过则善当益纯”^①。唯其如此，才能少犯错误。千万莫因“刚远而失迁善之机”，否则就会导致“昏冥而不复”^②，有过不能改，从而错失归复人之本心的良机。

最后，为君者应崇尚中正。在陈梦雷看来，一方面，人君通过“正己正人”，进而“可以正邦”¹⁹⁰，做国人之表率。另一方面，人君可以通过端正自己，而使天下万物随之端正，这是导引教化的结果：“正己而物正，化也。”^③ 陈氏进而认为，如果“所居得正，虽未有及物之功，而能自修治者”^④。在解释过程中，梦雷时常将“正”与“中”搭挂起来，在他看来，为君者“正则无私曲而内直，中则无偏党而外方。内直外方，其德自然盛大。不假修习，而自无不利也”^⑤。其中的“直”与“方”揭示了心的体与用：“何以谓直？言其心之本体无邪，正也。何以谓方？言其心之妙用合宜，义也。”^⑥ 那么，如何才能求得“直”与“方”呢？为君者“惟主敬，则其内自直。兢兢业业，主一无适。一私不扰，直矣。惟守义，则其外自方。凡所施行，因时制宜。一定不易，方矣”^⑦。如果为君者一旦做到了中正，一方面可以化险为夷，“正则规模宏远，无欲速之为。中则中心宁静，无喜功之念。唯以中正居天位，故虽险在前，而终必克济，非若蹇之见险而止”^⑧；另一方面可以达到“纯粹”的崇高境界：“其体坚强，不可屈挠，刚也。其用循环，无少间断，健也。其行若有所限，而无过不及，中也。其立若有所专，而不偏不倚，正也。刚健之极，不杂于阴柔，纯也。中正之极，不入于邪恶，粹也。纯粹至于至极，无有形容，精也。乾属刚，而又言中正者。”^⑨

二、君以德绥臣

关于为君者如何对待大臣这一问题上，儒家早就有过论述。如孔子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篇》），确立了两者的对等关系。及至孟子，他认为君臣之间是荣辱与共的关系，两者之中，君处于主导地位：“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也就是说，臣对君的态度是由君主对待臣下的态度决定的。如果为君者能够“贵德而尊士”，那么就会出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的局面，国家就会长治久安。在君臣关系上，陈梦雷某种程度上继承和发挥了孔孟的思想。

首先，他认为君臣应该同德。在梦雷看来，君臣关系的确立源于《易经》“抑阴扶阳”的思想，“位有刚柔之分，分有君臣之异也”^⑩。虽有地位之悬殊，但二者不能隔绝与对立，需要通过相互交心而达到同心同德——思想上的统一，信念上的一致：“君臣上下之分不可交而心可交，交则君臣同德。”^⑪ 唯有“君臣同德，上下一心”^⑫，才能使天下人受益：“君臣同德，天下受其福庆，所以利有攸往也。”^⑬ 才能起到化民成俗的作用：“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处于中正，则可以成天下文明之化。”^⑭

其次，为君者“宜居中谦逊，以下贤也”^⑮。在陈梦雷看来，为君者“身上上位”^⑯，理应做到“刚而能柔，求贤自辅”^⑰，“处尊而能下人”^⑱。如此一来，不仅“其德愈光”^⑲“我自卑而人莫我高”^⑳，而且可以“使上下泰交”^㉑，“常保其大有矣”^㉒。具体而言，“士不苟进，君以宾礼待臣，有非常之遇矣。故其志尚乐于进用也”^㉓，为君者要以上宾之礼待之，给其特别的款待，使其乐于为己所用。另一方面，“人君虚己以求山林隐逸之贤，故有不责于朝市而责于丘园之象”^㉔，这是说，为君者应放下架子，真心访求那些有才华的隐士，为他们修饰住处，而不是兴建宫殿，以期共辅文明之治。他还举例说，“如汤之于伊尹，昭烈之于孔明。皆以君下臣，以求济屯”^㉕，都是“求贤辅君”^㉖，从而帮助君主脱离险境。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陈梦雷：《周易浅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57页，第9页，第177页，第18页，第21页，第21页，第31页，第53页，第157页，第157页，第119页，第157页，第157页，第157页，第119页，第115页，第68页，第68页，第68页，第66页，第66页，第66页，第25页，第25页。

最后，为君者应知人善任。在陈梦雷看来，为君者“不自用而用人，知之事也”^①，是智慧之举。这是因为，“自用其知者其知小，不自用而用人者其知大”^②。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而臣下群体的智慧是巨大的。只有充分发挥集体之智，才能无往而不胜，“以此临下，乃大君之所宜，吉之道也”^③；“苟不自用而能用人，虽以之侵伐，亦无不利”^④。因此，一方面，在上者可以通过使贤者在位以震慑小人，“贤君能用贤臣以除患，使小人畏服者也”^⑤；另一方面，为君者可以通过识拔贤才以惠济万民。陈氏指出，人主“必择贤才，与共天禄。使之施泽于天下，是养贤以及万民”^⑥。此乃为君者出于中正之心而为之，否则，民众就不会受益，“若不正，则贤人不在上位，泽何由下究乎”^⑦。这与君主自身道德的关联度深高，“自养得正，然后可以养人”^⑧，“所畜既正，可以享天禄而有为于天下。在一身为畜德，在国为畜贤。故贤人有是德，则其占不畜于家而畜于朝。一身之吉，亦天下之吉也”^⑨。为君者通过自养之功，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君臣相得以成至治而致元亨，故皆吉”^⑩。

三、君以德保民

在君民关系上，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一方面强调君权的神圣性：“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汉书·董仲舒传》）君主的权力来源于天，顺昌逆亡。另一方面又强调君主和民众的相互依附性，如孟子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和“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孟子·离娄上》）的思想，荀子则认为“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篇》），将二者的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篇》）不唯思想家如此，即使是唐太宗亦持此观点。在他看来，“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⑪，“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⑫。要求为君者实行仁政德治，以期达到保民而王的目的。

上述思想在陈梦雷《周易浅述》中也多有呈现。一方面，他从《周易》“扶阳抑阴”的思想出发，将君民关系与之搭挂起来，指出：“君为阳，民为阴。”^⑬因此，为君者理应居于主导地位，“一阳二阴则一君二民，尊无二上，道大而公”^⑭，为民则处于被抑制地位。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为君者应该实行王道：“盖王者未尝不欲万国皆在绥怀之中，然惟顺我抚而亲之，其叛去者亦姑舍之。在内者安之，在外听之。其心光明正大，在下亦相忘其化，王道所以隆也。”^⑮从而实现万民归顺、国泰民安之目的。具体而言：

一是人君应成为民众的表率。在陈梦雷看来，“人君有临民之责”^⑯，民众之归附于君，实际上是归附于君德：“一阳为上下众阴所归，以一人而抚万邦，以四海而仰一人，故有亲辅而吉之象。然人之归我，归于德也。”^⑰因此，民众之德的好坏，关键看人君：“王者通天下为一身。观我所行之善否，即可以知民之善否矣。观我，正所以观民也。”^⑱人君自身的道德水平决定着民众的道德水准。如果“在上者”能够“洁清自治”的话，“不轻自用，民自信而仰之”^⑲，“不待政教号令之行，而群下信而仰之，莫不整肃”^⑳。可见，于君而言，“治己治人，事之大者”^㉑。他进而指出，社会“风俗败坏，由民之不新，民之不新”，由君“德之不明”^㉒。欲民风转变，需要人君不断“培养己之善”^㉓，以“进德不已”^㉔。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陈梦雷：《周易浅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85页，第85页，第85页，第70页，第152页，第109页，第109页，第111页，第105页，第183页，第157页，第157页，第119页，第157页，第157页，第157页，第157页，第119页，第115页，第68页，第68页，第68页，第66页，第66页，第66页，第25页，第25页，第16页，第253页，第253页，第44页，第88页，第41页，第88页，第16页，第86页，第86页，第79页，第79页，第79页。

⑪⑫吴兢：《贞观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第16页。

二是为君者当损己益下。在陈梦雷看来,“人君居九重之上”^①,可以“降己以下其下”^②,如此之做法,可使“民说之自无穷矣”^③;如果“上不损己以益下”^④,则“上之偏也”^⑤,为君者不能做到自损而使民众受益,其做事是有偏差的。因此,人君“居其德而泽不下逮”^⑥,是为政之“最忌”^⑦。反之,如果“有人君损所有,以惠其民”^⑧,则“民说之自无穷矣”^⑨。此乃双赢之举,一方面,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梦雷指出:“人君能以益下为心,则处常处变无所不利矣。”^⑩ 为君者如果常怀损己益下之心,那么无论是身处常态还是异常之境,都不会出现于国于民不利的情况。在他看来,作为人君,损己益下之心只有自始至终坚持,才能获益:“为上者始终以损上益下为心,则立心有恒,终当受益。”^⑪ 倘若半途而废,则会带来灾难:“若始能自损,终反求益,则立心勿恒。不但无益,自当致凶矣。”^⑫ 另一方面,有利于争取民心。梦雷指出,“民贫则上无所寄,民富则上无可忧”^⑬,民众的贫富应该成为人君关注的焦点。当“上实下虚”^⑭,即在朝廷呈现“富实之象”时,为君者“宜有所损以惠民”^⑮。在具体惠民措施上,要真心实意,“以实心惠于下”^⑯。民众感受到后,也会上感君恩,“盖我以实心惠下,则下亦实心感我之惠以为德也。自施者言心,惠出于心,非口惠也。自受者言德,德实及民,民皆感德,非邀结也”^⑰。收到实惠的民众自然诚心归附。在此过程中,人君也获益良多,“自损益民,君志大得,则上之益亦大矣”^⑱。故而,此乃双赢之举,“不特益下,而上已大益矣”^⑲。

三是要教民和养民。在梦雷看来,“自有天地人物以来,蒙以教之,需以养之,讼以平之,师以卫之,比以附之,畜以聚之,履以辨之,而后得泰”^⑳。其中就谈到了“教”和“养”的问题,并名列前两位。就教民而言,梦雷指出:“物生之初,蒙昧不明。”^㉑ 因此,“天地既位,君师乃立”^㉒。这就是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人君既负责管理天下,又负责教化百姓,扮演着双重角色——君师合一、政教合一。故人君“于教人之事,务于熟习”^㉓,应以“导之以礼乐诗书,列之以章服物,化旧为新而风俗成于天下”^㉔ 为己任,使民众能够“分别是非”^㉕,达到“灿然有礼以相接”“截然有分以相守”^㉖ 的文明程度。就养民而言,梦雷指出,人君首先应“崇俭反本”^㉗,此乃“人心世道之幸也”^㉘。如果人君不“知节”,任意妄为,挥霍无度,那么就会将其转嫁到百姓身上,就不可能“取民有制”^㉙,更不会通过“蠲租”以取悦民众。在他看来,“财,可养万人之生,故人可聚”^㉚,人君可以通过聚集财富以聚集民众,通过理财以养民,“理财,使各得其分,养之也”^㉛。何以理财呢?梦雷认为,人君可以根据时令来保护生物成长以养民,他说:“万物各正其性命,物物与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对其所育之时,养育人民。使昆虫草木无不得宜,亦物物与之以无妄也。对时,如孟春牺牲毋用牝、斧斤以时入山林之类。”^㉜ 只有做到“无时不对、无时不育”^㉝,才能“尽人性、尽物性、赞化育”^㉞,从而保证民众衣食无忧。

四是人君在施政时应刚柔并济。在梦雷看来,“刚而能柔,人君治天下之道也”^㉟。究其原因,就在于“柔顺居尊,刚柔相济,得其中矣”^㊱,“刚而能柔,乃合乎天之则也”^㊲,“宽猛得宜,天下自无不治矣”^㊳。他进而指出,刚柔是相辅相成的,对于为君者而言,理应“刚中有柔、柔中有刚”^㊴,“非刚无以任天下之重,非柔无以成天下之功”^㊵,二者不可偏废,如果“偏刚、偏柔”^㊶,则于治国理政是不利的;如果“过于刚过于柔”,则“失之于过”^㊷。只有集二者于一身,才能担当大任、成就伟业。但由于为君者的特殊身份,决定了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陈梦雷:《周易浅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56页,第156页,第156页,第159页,第159页,第160页,第160页,第156页,第156页,第156页,第159页,第159页,第156页,第156页,第156页,第158页,第158页,第158页,第158页,第53页,第27页,第26页,第116页,第93页,第250页,第93页,第95页,第95页,第155页,第250页,第250页,第103页,第103页,第103页,第11页,第91页,第12页,第11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2页,第115页,第114-115页,第41页,第11页,第91页,第12页,第11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4页,第112页。

他“必以刚为主、以柔为辅”^①，这就是说，“阳刚在上为主而阴柔辅之者宜，阴柔在上为主而阳刚辅者否”^②。惟其如此，才能“为众所归，相亲相辅”^③，才能“以大过人之材，立非常之大事，创不世之大功，成绝俗之大德”^④，才能“使上下泰交”^⑤“常保其大有”^⑥。

五是治狱之道应宽严相济。在陈梦雷看来，为君者“治天下，有为民之梗者，必用刑狱惩治之”^⑦。在此之前，一方面人君应“明罚勅法”，使民众知法明罚而不违反。他指出，“罚者，一时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罚”，“明者，辨别精审之意”，“所以示民而使之知避也”，通过宣传让人们知晓法律，避免出现违规行为。“勅者，整饬严整之意”，“所以防民而使之知畏也”，通过整顿和严格要求，借以防止民众乱说乱讲，使其知道有所畏惧。如果采取了上述教化措施，部分民众仍然明知故犯，那就要付诸刑狱，“明罚勅法犹不知戒，不得已乃有丰之折狱致刑”^⑧。梦雷指出，折狱致刑是为君者“不得已而用”^⑨之手段，目的在于使民众“不可无戒惧之心也”^⑩。因此，在“察狱”“决狱”过程中，一方面，“欲绝讼端，必谋之于始”^⑪，通过民众的诉讼，了解民间疾苦，通过反思治国之策，既治标又治本，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力争不再出现类似的事件。一方面，要做到“刑必当罪，顺乎民心”^⑫。他指出，“刑狱之有赦宥也”，对于触犯刑罚之人有些是可以赦免的，如“有过者，赦而不问可也”；有些是不可以的，如对于危害严重的行为、犯罪的行为，如果赦免的话，是不符合道义的，“非义也”。不过，人君如果有“不忍之仁”，也可以“矜其无知，宥而从轻”^⑬。这种“赦过宥罪”的方法，充分体现了为君者的慈悲胸怀：“德泽如雨之施，天下自无不平也。”^⑭

由上可见，在《周易浅述》中，陈梦雷从人君的个体修养、君臣道德、君民道德三个视角，通过对经文的创造性解读，对作为治世主体的人君的德性进行了系统的探索 and 解读，不仅彰显了经典的时代价值，而且也当时的为政者提供了镜鉴。

The Thought of a Ruler's Virtue in Chen Menglei's A Simple Account of the Book of Changes

TANG Ming-gu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In *A Simple Account of the Book of Changes*, Chen Menglei systematically explore and expound the virtues of a ruler as the main part of governing a country through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a ruler's self-cultivation, a ruler's ethics towards officials and a ruler's morality towards populace, which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value of classics on contributing to good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and meeting practical needs, shows his conception of the way of being a ruler and ideal politics, and embodies the time significance of the Spirit of Yi Learning.

Key words: Chen Menglei; *A Simple Account of the Book of Changes*; a ruler's virtue

[责任编辑 山阳]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陈梦雷：《周易浅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15页，第114-115页，第41页，第113页，第66页，第66页，第89页，第89页，第91页，第91页，第35页，第71页，第150页，第13页。